

崔民 著

YAOSHANG

长篇小说

医药代表现身说法

揭露医药销售重重黑幕

药

殇

春风文艺出版社

药殇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崔 民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药殇/崔民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13-3366-1

I. 药… II. 崔…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9525 号

药殇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19.125

插 页 2

印 数 1—20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制 辽宁美术印刷厂

ISBN 978-7-5313-3366-1

定价: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332520

第一章

1

都说同行是冤家，何况浪高水险的药界。

郑策坐在出租车上还在想，为什么要相信许言？没有答案。他就是信了。

宴请放在本市招牌上星星最多的酒店。客人一共五个，为民眼科医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药剂科主任、药房主任和两个科室主任。

这一回，郑策拿到药剂科金主任的名片。他的名字……金睛？竟然！

郑策笑了。他不能不笑。真是名符其实，天降大任。

为民是这里最具权威性质的眼科医院。

许言带来一个女的，介绍说他是他的主管会计，程英。她很程式化地点点头，郑策可不钝，他一下就感觉到，她看他的眼神有点阴。

离海最远的城市，最上档次的饭局自然是海鲜大餐。各种各样带壳不带壳的东西装进水晶盘子依次上桌，龙虾刺身要千余元。郑策看医院的人个个轻松自在挥洒自如，吃龙虾就好像吃炸虾片一样随便。要么，是土得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要么，就是已经吃得很平常了。

吃完饭唱歌，豪华包厢，还有小舞池。大家刚坐定，呼啦啦拥进一群小姐，一水的黑纱披挂在身，暧昧的灯光和浓妆让她们看上去个个像妖媚的蜘蛛精。程英吃过饭就先告辞，这节目当然女士不宜。可一群男人就这么大模大样地选秀让郑策特别扭。许言捅他一下，该你了。除了郑策，每个人身边

都傍着一个小姐，金主任两个，腿上坐一个，身边搂一个，均欢呼雀跃着在他脸上啄，左一下右一下。这匆匆一眼让郑策半天回不过神，他胡乱指了指一个穿得略微保守些的，所谓保守不过露得稍稍少些罢了。看眼睛郑策觉得她挺良家妇女的。良家妇女姿态优美地走过来坐在他的腿上搂住他。

没被选中的小姐在妈咪带领下乌云一样地涌出去。只听到衣裙窸窣窸窣的声音，没有任何怨言。看来顶级酒店服务名不虚传确不一般，所有从业人员职业水准都极高职业素质都特优。

2

吃饭时郑策还很庆幸，不愧是医生，养生有道，不怎么喝酒也不劝酒，实心实意大啖美食，让他也乐得一饱口福。可眼下，嘉士伯空罐扔一地，轩尼诗已经空了两瓶儿，又要 XO，那帮娼妇还在那儿一迭声地谄媚，老板呀，您喝酒的样子好威猛，来，再来一杯！郑策有些肉疼，这一杯一杯的，不是可乐是洋酒，不，是白花花的银子呀。他很怀疑这帮小姐和酒店同流合污拿酒水提成。

他算是明白了许言为什么说他申请的费用太少。大型会费批下来时他还觉着香港总部这帮说话不利索的家伙们办起事来还挺不含糊。大笔一挥：同意。

那可是 1 万块。这钱不够。

3

折腾到深夜两点，一伙人满面红光地走进电梯。电梯不是向下，是向上。养生有道的医生们要“妈撒鸡”，说是去去酒意。郑策眼睁睁看他们换上雪白的浴袍一人手里牵一个按摩小姐走进一间间小门。郑策很想知道，这些光着脚的小姐，白色浴衣下是否也一丝不挂？

这一回，郑策许言没再身体力行，陪吃陪唱陪喝到现在，脸部肌肉都麻木了，再陪着“妈撒鸡”，岂不比三陪还多一陪？人家三陪是赚钱，他们正相

反，陪得越多赔得越多。两人在贵宾休息室的沙发上闭目养神。两个多小时过去，贵客终于出来了，一个个光鲜满志气宇轩昂，像极刚刚吞了金丝雀的大黑猫。

在酒店大厅坐等门童唤车的空儿，许言郑重地将郑策介绍给众人，我的学弟，现在宝氏公司任销售主管，请多多关照。众人齐齐点头，目光温暖笑容和煦，郑策感动得有点儿想哭。

一个个送上出租车，挨着个儿地挥手道别，郑策看到许言给每个人手上塞一封利是包。车马费。他猜测，从今晚宴请的规格看，最少也要 200 元。

许言轻描淡写地笑笑，说，差不多。

每个包里 500 块。

4

两人去结账。郑策知道程英看到他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应了。

今天花了小 3 万。

郑策惴惴地看许言开好发票装进包里，两个人肩并肩地走出酒店，心底最后的一些儿戒意也飞去不见。我该负担一些。他的西装内袋里装着那 1 万块。

许言笑，你就当搭了一次我的便车。

这是 1996 年的秋。地处西北的这座首府城市公务员月收入尚不足千。郑策这趟车搭得顺风顺水。

分手时许言诚心诚意地提醒说，除非开学术会议，一定不要穿得这么正式，尤其是在医院，越不引人注目越容易做事。他抻抻郑策的西服，这么热的天，你也不怕出痱子。

两个人都笑。

笑完了，郑策认真地问，为什么帮我？

许言更认真，你们宝氏的夏总，那是我的老领导，是他带我入行。

从那一天起，郑策就知道，许言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一定会是一个好人。

一个好人通常有一颗善良或者说是脆弱的心。

5

郑策对和许言的相识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他在那倒霉的一天里看到的一个微笑。从某种意义上讲，因着许言，郑策才开始在药界真正的工作。

许言是德国安健医药公司驻地办事处经理。如果说郑策所在港资宝氏制药在中国还算有些知名度，那么德国安健却是在业内世界排名居前。郑策受聘到宝氏公司下设办事处任销售主管尚不足月，连兵带将就他一人，和兵强马壮占尽天时地利的许言当然不能比。

此前整整两周，从没接触过药的郑策感觉像是老虎吃天，连问都不知道该问谁该怎么问又问些什么。每天就坐在办公室听电话留言，夹生的鸟语普通话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听得他骨头缺钙。郑策甚至想，这份工作他其实干不了，他一定坚持不下来。

假如命运没有安排许言出现，那么郑策只能出局。

6

夏天是用药淡季，自然成为联络感情铺垫通路的好时机。慢慢上道的郑策不假思索就选中为民眼科医院。都知道飞行员是用金子堆出来的，专门负责飞行员眼睛的医院那就是金刚钻。于是为民眼科医院声名赫赫。尽管地处城边儿，可求医者趋之若鹜，应运而生的旅社饭馆花店如雨后春笋，对带动方圆几公里地面儿经济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为民眼科医院高大威严的玻璃幕墙在阳光照耀下晃得人眼晕，在制药公司眼里就是一块灼灼闪光的超级大蛋糕。可以想象，这里抗菌素和消炎药的用量一定大得吓死人。只要能在这块蛋糕上去刀，肯定不愁温饱。

宝氏公司初来乍到，所有产品在这里都是空白，如果能拿下为民眼科医院，对郑策而言那就意味着两个字：成功。

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外，郑策再检查了名片和邀请函，深吸一口气，屈指手指，叩响那扇沉重到几乎黑色的橡木门。

二十分钟后，有人从这路过，好心地告诉他，院长不在。

首战受挫，郑策有种不妙的感觉，鼓起勇气，按原定计划找药剂科主任办公室。和高高在上的院长办公室不同，药剂科主任办公室就在门诊大楼第四层，门四敞大开，里面传出来的动静听上去像演一部情景喜剧。郑策看见一屋子人满为患。墙上形形色色满满当当的眼睛图片，纤毫毕现，任何角度看那些眼睛都在注视你，认真专注毫无表情、感情也没有温度和变化。郑策的汗就下来了。

他记得自己敲了门，而且不止一次。没人听见。他只能提起嗓子喊一声，请问金主任在吗？房间一下静下来，所有目光齐齐落在他脸上，大眼睛小眼睛不大不小的眼睛，明亮的黯淡的半明半黯的瞳仁——惊人一致地灵活和戒备。

7

郑策忘记自己是怎么出来的，脑子乱哄哄的，眼前晃着各样目光，讥讽和不屑。他把朱红请柬用力揉成一团抛得远远的，那个姓金的药剂科主任甚至碰都没碰它一下。郑策一再声明，绝对是纯粹的学术交流，动机高尚目的单纯，对方丝毫不为所动，对不起，院长不在，再说院方有明文规定，不接受任何厂家任何名目的邀请。

一个戴红箍的老大妈从路边树荫突然现身，健步如飞——这么大人了，长得挺精神穿得挺板正怎么连基本的社会公德都不讲，啊？！眨眼就到了跟前，乱丢东西罚款10元！

凉水塞牙。

好说歹说，老大妈嘟噜着脸收下郑策的5块钱，塞给他一张5块钱的出租车票，拿好，这是收据！郑策一直看着老太妈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马路对面，这时有人在背后轻拍他的肩，郑策回头，一张微笑的脸，你好。郑策隐约记得，刚才，在金主任办公室，这个人坐在主任对面，姿态随意表情亲近。

这就是许言。

那天他们找了一间茶坊，名字郑策忘了，印象里还算干净。

许言了解到郑策的想法，他问，你申请到多少费用？

本能的戒备，郑策犹豫一下，1万。

许言皱皱眉。少了。

啊?! 郑策吃一惊。

许言想了想，周末我约了副院长还有你刚才见过的金主任吃饭，这样吧，一起。

8

郑策在整理名片。这是他拥有的第一份客户资料。药剂科主任在名片的背后用钢笔加注了一个手机号码。意味深长。郑策不能不佩服许言。如果要在医院打开通路，程序一定是这样：院长点头，药剂科做计划，药房发药，科室用药。一个都不能少。以许言今时今日的身份，他未必需要作陪科室主任。他是为了郑策。想到这一点，由不得郑策心里油然而生感动。

郑策，给我电话。

听惯电话录音含混不清的港味白话，猛地出现这声儿倒让人倍感陌生和意外。郑策停下手里动作。

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年轻女人的声音。

这是郑小丽，坐镇西安遥控三省的大区经理。

9

郑策能拥有这份工作，实在也是出乎他自己的预料。他当然不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北大区经理郑小丽寸步不让的坚持。

香港宝氏制药边城办事处的招聘当时在业内很是轰动。宝氏在边城发行量最大的报上张榜启事，整版套红，每个字都大得像核桃，砸得人眼晕。由宝氏香港总部销售副经理、中国市场部总监、中国市场商务部经理、西北大区经理一

行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招聘队伍开赴边城，在最豪华的酒店一住就是五天。

郑策在最后一天前来应试。他没抱希望。招聘启事上写得明白：医学药学科及以上学历。他学的是食品检验。所以他不紧张。这些天跑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所，填了无数张表格看了太多的面孔，多填一张多看一些无所谓。

笔试问卷涉及许多专业名词，郑策在空白处认真地写道：目前真实状况是，我不会答。但我肯学。第一个交卷。答题在一间小型会议室，酒店方面帮助收卷点名。穿着制服的酒店主管看看卷子抬头看看郑策，又看看卷子，再抬头看看郑策，悄悄地笑。

郑策问她，我是不是很个性？

十分钟后，她带他去楼上参加面试，一脸狐疑。

无知者无畏，郑策坦然地抬起头，迎着四个人齐齐射向他的目光。

一个面色阴沉的男人问，我们要求应聘者必须要有医学药学科本科以上学历，从资料上看，你不是？

郑策回答，对。停了停他说，我肯学。

中间那个看来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发问，你对药品的理解是什么呢？绵软的港味普通话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人可以省吃可以俭用，但生病却必须要吃药，有条件吃好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吃好药。郑策说的大实话，这就是他目前对药的理解。

几个人交换一下眼色，谢谢，你可以走了。

人家这么客气，郑策也就当练一把。他在酒店大堂翻了翻当天的晚报，记了几家招聘单位的电话，也算没白来。

傍晚，他接到传呼留言。他通过了。

第二天早上，他已经搭乘飞往西安的航班前去参加新人培训。同行的就是面试时看到的唯一女性，西北大区经理郑小丽。

10

接下来的一周，郑策感觉像打仗。

为民眼科医院业务进展顺利得简直让人怀疑。金主任轻描淡写就敲定阿

比仙和安莫仙，各进 5 件，如果你的工作做得好，我们随时补货。

郑策按捺着狂喜，这是两个最容易上量的品种。

1997 年之前，香港的含义几乎等同外国。宝氏产品自然归类进口药物，价格是国药的几倍。实际上，阿比仙就是氨苄青霉素，安莫仙就是羟氨苄青霉素即常见的阿莫西林，只是商品名称不同罢了，国人早已经形成用药习惯。当然郑策对这两种药的品质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宝氏制药抢滩大陆市场的敲门砖，招牌产品质量自然过硬。

他努力克制自己，金主任，你们给哪家商业出计划？

金主任说，噢，新特药。

郑策点点头。

金主任又说，新品种进院费你直接交给院办吧。一个品种 1500。

郑策马不停蹄赶往新特药公司。

宝氏制药开发西北市场在边城选定的合作伙伴是市医药公司，但各医院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从不同的商业渠道进货，没有重大变故，这条通路轻易不会做变动。郑策预料到这一点，才没有贸然对市公司透露此事。他找到新特药公司业务科长，虽然之前没有合作过，但他有把握，像为民眼科医院这样的大客户，商业方面重视程度并不逊于厂家。果然，他说明来意，叫冯堂的业务科长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把他带到会客区的沙发上。

十分钟后，郑策就用冯堂桌上的传真机将合同发回总部，注明货物发至新特药公司仓库。

三天后，航空特快将全部货品安全运抵。

金主任没有食言，不到一个月，新的计划又出到新特药。合同量翻了一番。冯堂科长也如期将第一批货款汇入宝氏公司。

郑策开发了一家资信良好的新商业。打破了宝氏制药在为民眼科医院产品空白的局面。创造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事实上，新特药公司最后成为香港宝氏制药西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客户。

眼下的郑策当然想不到这些，他兴冲冲从新特药出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许言。

许言回总部述职了。周一一早就走了，周末才能回来。

第二章

1

医院里什么时候都是那么嘈杂那么混乱。聂远新穿过长长的走廊，向办公室走去。在声名显赫的省中医院，聂远新没有知交没有朋友，她也惯于这样的清静和寂寞。

已经是中午了，通常这时候的拜访就是请客吃饭的前奏。

郑策站在医院门前。

郑策还没有决定好，要不要攻坚省中医院。他事前做过一番调查，但凡中医院都有自己的用药模式，其中中药特别是院方自行研发配制的中药占相当重的比例，与其将精力投注到已经注定只有一半甚至一小半的市场，倒不如先就其他。这个问题他请教过许言，许言的看法完全不同。安健公司主要代理国外产品，当然全是西药，可进到省中医院的几个品种销量都很稳定，稳定的市场才会有提升的空间。

郑策依然无法决定是否要走进进去，他给自己找借口，等许言回来，和他商议一下再决定。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一直等到走廊上的嘈杂也消失了，聂远新照例锁了门一个人静静地吃完从家里带来的饭。清炒油菜。两块带鱼。二两米饭。这回请的小保姆菊腊确实不错，人伶俐，手艺也好，还念过高中，在农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吧。而且，她干净。对于聂远新来讲，这点至关重要。菊腊

每次接过她手中的饭盒总是细声地提醒她，聂姨，饭盒你别洗，带回来就行。她也知道，饭盒洗得再干净，回到家里菊腊也要拿开水里里外外烫了再到消毒柜里放一晚上。可如果就带着残余的饭粒和剩下的菜汤这么拎回来，她做不到。前面职介所领来的那些个小保姆可不是菊腊这样，她从医院拎回来的饭盒，头天晚上怎么放下的转天早晨保证地方都不带挪的，她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敢往里面装饭菜，更不要说三天给马桶消一次毒，两天用稀释过的来苏擦一遍地，碗筷洗过立刻放进消毒柜……

聂远新的干净和讲究在科室甚至整个医院都是出了名的。查一回房下来她能洗三遍手，她一直用那种紫色的上海药皂，身上就始终有那股若隐若现的硫黄味。对于病人来说，饭馆越近越方便，对于像聂远新来讲，饭馆越远越安全。她从来都不在医院的食堂或是附近的饭馆吃饭。天南地北哪里来的病人都有，你无法知道他们身上会带着什么样的病菌。

做医生的，凌驾于人的优越感下面其实是一份清醒的悲哀。

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太多，可形形色色的怪病也越来越多。前天收治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竟然有四年的高血脂病史。她不是肥胖儿，没有高血脂家族史，可化验检测数据就是高出正常数值6倍！病儿父母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长年给孩子服用降血脂药物不但花光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因为大量药物摄入造成孩子肝肾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年轻的夫妻已经未老先衰，大夫，你们看着治吧。

聂远新看着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的小女孩希希，薄被下的她就像个纸人一样，一双深深的大眼睛透出与年龄不符的忧郁和冷漠。聂远新破例在这里多待了一刻钟，她不能不想起自己的儿子，他比眼前这个小女孩希希大三岁。

2

医院召集了专家和主治医生专门研究女孩儿希希的诊疗方案，通过对检测数据进一步分析，终于能够确诊希希是一个严重的高血脂患者，这种病例极为典型和罕见。运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显然没有什么效果，况且，大量药物摄入对病儿身体的毒副作用也很可怕。林院长说，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就保守治疗吧。希希的父母已经带女儿辗转许多地方，最后把她送来这家中医院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大家都没说什么，保守治疗不会有什么效果，但也不会让病儿的情势恶化。看来，只能这样了。

开完会天就有些晚了。回到家儿子凌晨扑过来，妈妈！她退后几步，晨晨，妈妈换了衣服再抱你好吗？菊腊喜眉笑眼地迎上来，聂姨回来啦，饭在电饭煲里温着哪，你洗手，这就上桌。儿子晨晨的小嘴一刻也不肯闲着，妈妈长妈妈短，学校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他都要汇报给妈妈听。聂远新看着儿子，虎头虎脑结实健康茁壮聪明漂亮的儿子，她眼前却浮现出病床上的希希。

晚上她把菊腊叫到书房，递给她一只信封，这个月的工资，聂远新微笑着。她说“这个月的工资”而不是“这个月的工钱”，她很注意这点。菊腊不是一般的乡下女孩子，她能懂得她的良苦用心。菊腊感激地接过来，谢谢聂姨。聂远新又说，多的那一百是我给你的奖金。菊腊瞪大眼睛，聂姨……聂远新伸出手来替菊腊把垂到眼前的一缕发掠上去，因为你做得好。

菊腊双手捧着信封回自己屋，那根粗粗的大辫子欢欢地在腰间甩动着。

聂远新坐在书桌后的雕花木椅上，她背后的墙上是一张横幅，云水古绸装裱，洒金熟宣上几个大字，杏林神医。暮色在窗外静静地蔓延，桌上灯盏淡淡晕光，说不出的寂寥。

3

聂远新是杏林堂的后人。只是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杏林堂，更不要说它后人的下落。聂远新还能记起来她的爷爷，很严肃刻板的一个老人，长年穿着深色对襟绸褂，亮出雪白的袖口。爸爸和爷爷正相反，精力充沛气宇轩昂，什么时候都洋溢着激情和热力。爷爷不喜欢女孩儿，看到小远新时总是阴沉着脸，更不要说抱一抱她了。妈妈生下她后再不能怀孕，爷爷甚至提出过让爸爸离婚再找一个好生个男孩。

关于爷爷和爸爸两个人的死，聂家的人对外一直讳莫如深。

聂远新隐约听到说，爷爷是被爸爸气死的。聂家到了这一代，只有远新

爸爸作为唯一的男丁可以传承衣钵。可爸爸居然拂逆爷爷的意愿，将杏林堂的全部秘方交了出去。爷爷闻讯狂喷一口鲜血，轰然倒地随即毙命，到死都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爸爸披挂着红绸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上汽车送去上大学。

那一年，聂远新四岁。

爸爸大学毕业后分到聂远新现在的这所中医院，没多久，家人发现他不再像以往那样欢天喜地的模样。他一天天变得沉默一天天变得冷峻。爷爷忌日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涕泪滂沱，他跪在爷爷的牌位前拼命地用头撞地，爸爸，我错了，我好悔呀。那一天，他坚持要在爷爷牌位前守一夜，家人就依了他。第二天早晨，发现他跪瘫在地上，已经开始变硬，前面是爷爷的遗像。

爸爸交出杏林堂秘方，他天真地认为，他在悬壶济世。他认为爷爷和爷爷的爷爷们之所以死死捏着这些秘方在手中不放，无非是为了让药卖个好价。他要清除家庭中这种封建残渣余孽的影响，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类。

可现实却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几乎所有的中药铺子都打出杏林堂的招牌，继而是“正宗杏林堂秘方”、“密宗杏林堂古方”，还有的人干脆就打出“杏林堂后人”的旗号。聂家苦守近两百年的杏林堂，一夜间遍地开花，转而彻底淹没在历史中。聂远新的爸爸就是意识到上交秘方其实是犯了个最最低级的错误后自戕于爷爷的牌位前。

等聂远新成为中医院的一名医生时，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再记起杏林堂和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显赫。聂远新很平静地接受这一切，闲暇时她也想过，如果爸爸当年没有上交那些秘方……没有如果，就连同仁堂在北京解放后都将所有方子交了出来，何况区区杏林堂。聂家留下来的只有那张条幅，杏林神医，是杏林堂曾经拥有过的荣耀的见证之一。是给爷爷的。

4

希希妈妈惊慌失措地跑来找聂远新，大夫，快，快去看看我的孩子。周

六晚，她发现女儿身上出现黄斑，起初只芝麻大小，第二天变成黄豆状，昨晚她给女儿擦身，发现那些斑点已经越来越大有些甚至长在了一起，今天早上……

聂远新轻轻揭开希希身上的衣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黄色瘤状的突起，而且摸上去硬硬的。这是黄色瘤，一种皮肤浅表性良性瘤，是由于血管内过多脂肪堆积引起的。希希床头柜上塑料盒子里放着今天早晨发的药。她叫希希的主治医生将治疗方案拿来，看完后她什么都没说。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希希的主治医生给希希用上了清脂胶囊。这药 86 元一盒。20 粒。

聂远新把希希的父母叫进办公室，她说，希希这病没有什么特效药能立竿见影，这你们都知道，带孩子出院吧，别再花冤枉钱。夫妻俩互相看看，沉重地低下头。聂远新递给他们一张纸，这是个老方子，如果相信我，你们就抓药给孩子煎熬了喝喝看，不一定有用但绝没有害处。

希希爸爸颤抖着双手接过来，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聂主任，你是好人。

一个下午希希的主治医生在聂远新办公室进进出出好几趟，她偷偷看聂远新的表情，在那水一样沉静的面容上她什么也看不出来。

5

独来独往的聂远新在医院说好听些是孤芳自赏，说惨点儿那就是孤家寡人。林院长是个冷脸，唯独对聂远新会露出笑容来。这一举动引起许多人纳闷，对聂远新却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那就是无论是谁，都对她客气几分。那些容易滋生在寡妇身上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没了土壤。

林院长当然不是对聂远新有什么非分之想，纵然已四十四岁的聂远新依然端庄秀丽，气质娴雅。林院长有他的想法，如今这年代，医院和医院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省中医院规模和等级虽然高，地理位置也不错，病源也能够保证，但和火焰日渐嚣张的市中医院相比，总是差着些什么。市中医院继开设无痛中药人流，今年又搞起中医美容专科，门诊上病号川流不息，把个医院搞得像贸易市场般红火。甚至还有传言，说市中医院还要专门加设一个中药调理专科，为那些生不了孩子的或者只想生男孩的人群提供帮助，据

说他们已经着手去请一个什么隐世高人，由他提供的药方煎成汤药连服几服或几个疗程保准想孩子就能生孩子想儿子就能生儿子。

对这些流言飞语林院长一笑置之，但并不等于他对市中医院门庭若市的繁荣景象也能够一笑置之。林院长太清楚了，什么无痛人流中医美容，也就唬唬老百姓。哪家中医院没有自己的制剂科，那些高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做几样抹脸膏洗脚水什么的根本算不得个事。还有那些个汤药，中药本就讲究个潜移默化，没听说过谁喝了一碗汤药就能药到病除的。要说见效快，还真的是西药，可要说标本兼治，那还真是国药当自强。林院长已经计划好，本院有一些自制的膏汤贴霜，但远跟不上人们的消费心理满足不了人们的消费愿望。说到底还是市中医院的做法激发了他的灵感，你们不是要请高人吗？我们不用请，因为我们自己就有。

林院长是为数不多知道聂远新是杏林堂后人的人之一。

6

周五，医院领导宣布，由聂远新接任退休的药剂科主任的位置。

会议室先是一片寂静，然后哗然。别说其他人，就连聂远新自己也大吃一惊。林院长只用眼睛在会议室扫几圈，大家都收了声。林院长说，聂远新同志技术过硬医德高洁，由她担任药剂科主任再合适不过。这两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医德高洁几个字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会后林院长把聂远新叫到院长室，语重心长，远新啊，他叫她远新，远新啊，药剂科可是医院的军事重地，以后就看你的了，要给我把好关口哦。他在她面前踱了几步，站住，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你不光是这家中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你还是杏林堂的后人，你可不能忘记呀。他的手轻轻地在她肩上拍了两下。

聂远新彻夜未眠，耳边久久地回响着那句话，你是杏林堂的后人。

这句话，丈夫也曾经对她说过，也是一样的语重心长。

丈夫凌鹏展是土木建筑系的高才生，他博学，他宽广，他曾是她的天和地。她记得很清楚，当他知道她是否林堂后人时那份激动那份欣喜简直和一